

xiashuo 小说界文库

槛

孙颔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

Xiaoshuojie

小说界文库 / 长篇小说系列

门槛

孙 颉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Wenku



SAI42/01

419853



0000128365

责任编辑：郑宗培

封面设计：袁银昌

插图：施大畏

门 槛

孙 颀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：上海绍兴路74号

电子邮件：cslcm@public1.sta.net.cn

网址：www.slcm.com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9.5 插页 6 字数 201,000

1999年5月第1版 1999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,000册

ISBN 7-5321-1942-4/I·1570 定价：13.50元

“小说界文库”编委会

主 编	江曾培		
副主编	邢庆祥	郑宗培	
编 委	孙 颙	江曾培	邢庆祥
	郑宗培	左 泥	张 森
	魏心宏		

出版说明

“小说界文库”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重点丛书，出版当代作家的小说力作，展示新时期以来小说创作的实绩，凡在我社发表、出版的具有高水平的小创作均可收入。

“小说界文库”包括以下系列：

长篇小说系列

旅外作家长篇小说系列

中短篇小说集系列

年选系列

专题选系列

微型小说系列

“小说界文库”设编辑委员会。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1998年8月

我们正在跨越的,仅仅是世纪的门槛吗?

——作者自问

第 一 章

上午还有些儿阳光。年尾的严寒，抖露出几缕可人的温馨。窗户上擦得锃亮的玻璃，一耀一闪，将柔和的光线迎到了桌面上。光波自由自在地摇曳，随意浏览凌乱摊开的稿纸，红蓝墨水涂抹的杠杠圈圈点点，便显得十分醒目。

地球绕着太阳转完一圈，又得过年了。昨天是小年夜，出版社照例让大家打扫卫生。桌子上的书稿，椅子旁的报刊，加上网篮里的信函，是永远也理不干净的，只好使劲擦玻璃。那是立竿见影的活儿，抹布横扫千军，所向披靡，忙得痛快淋漓；积聚了数月的灰尘一去，光线浩浩荡荡涌入，屋子里顿时亮堂起来。可惜，冬天的阳光本来劲儿不足，何况出版社前门正竖起两幢高楼，冷冰冰的水泥框架已升到半空，太阳是从钢筋水泥夹缝中羞答答地露出半张脸，热力自然打了许多折扣。吃过午饭，不冷不热的光线干脆也开溜了，房间中渐渐显得阴沉起来。

老唐放下紫砂茶壶，一边拧亮台灯，一边咕噜道：“讨厌，

到处搭高楼，连太阳都不让人看个痛快。”

坐在他斜对面的，是位年轻的女编辑。老唐见她没有反应，敲敲桌面，唤了她一声：“蓝欣，好歇手了，全出版社，大概就你一个还在忙！”

几年前，蓝欣刚进编辑室时，老唐如此逗她：“蓝欣，回去问问你妈，生日是不是记错了？”蓝欣被他搅得一头雾水，“胡说！怎么可能搞错？”老唐诡秘地眨着眼睛，“像你这般天马行空、腾云驾雾的性格，生肖自然该是龙，哪能属地上的小蛇呢？”蓝欣的生日在正月里，母亲十月怀胎时，她少在里面赖几天，也许真属了龙！然而，向来快活爽朗的蓝欣，今天却一直紧皱着眉头，学者般地深思熟虑；手掌托住半边脸，凝神瞧着桌上的信纸，已经发了好一会儿的呆。老唐知道她在愁什么，同时也知道，她面前的稿纸上，除了下意识涂抹的条条杠杠，真正的汉字其实只有九个：“高新科技与人类未来”。这是蓝欣正在策划的重要选题。编辑室的头儿说了，这套书要么不搞，要搞就得奔国家图书奖的大目标去。头儿一句豪言壮语，苦了下面干活跑腿的，逼得蓝欣只好煞费苦心，到了年三十还不得清静。连框架都未搭定，如何不发愁呢？论证选题的座谈会上，有专家道：“这套书的价值，在于展现高新科技推动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；不过，只写这一面恐怕不完全，也可以考虑写写另一面，高新科技是把双刃剑，人类未来的一些灾难，或许正是孕育于某种所谓的高新科技中。”乍一听此高论，蓝欣对老唐耳语：“耸人听闻！”会后，蓝欣仔细想想，又向老唐纠正了自己的见解，“此君的话不无道理，很尖锐，富有远见卓识。”可是，老唐晓得，当真打算在丛书里放进这样的内容，谈何容易！把握不当，会有反科学的嫌疑，别说奔国家图书奖，

出笼都困难，总编辑一枪就给毙了。

陷于冥思苦想中的蓝欣，被老唐的话打断了思路。其实，老唐的叹息，她全听见，方才懒得答理而已。老唐点名叫她，不能再装傻，蓝欣抬起头来，朝窗外瞧了瞧，她觉得老唐错怪了新盖的楼房，分明是天色变了，灰蒙蒙的云层正向城市逼近，远处大厦的顶端已经模糊不清，隐在了阴霾里；风骤然间大起来，出版社院子里掉光了叶片的树枝，正在狂风中可怜地不停哆嗦，喻示着室外寒冬的冷酷；尽管门窗紧闭，空调的大嘴又使劲地喷出暖气，蓝欣还是下意识地缩起脖子，冲着老唐头发稀疏的脑袋说：“太阳小姐回家过年去啦，你先生带头收摊吧。”说着，自己也决定停止工作，不再发愁，既然一时想不出个道道，不妨先搁一搁。年后小阳春，心情快活，难题兴许迎刃而解。

老唐慢吞吞歪过头去，眨巴着眼睛朝窗外看了看，耸耸鼻子答道：“时间早呢，让老太婆一个人忙年夜饭去吧。我在单位里还可悠着点，省得被油烟味熏得倒了胃口。”

蓝欣横了他一眼，“嫁给你们这号先生，女人都是自找苦吃！”

老唐不接她的话茬，嘻嘻一笑，反唇相讥道：“你先为自己盘算盘算吧！大年夜，哪能独自晃荡，到这会儿还没找到方向吧？”

老唐的话，款款道来，虽然微带讽刺，但毫无恶意；一个办公室待了许多年，平时唇枪舌剑惯了，输赢都不会往心里去；不过，此刻老唐这番漫不经心的玩笑，正好尖刻地刺痛了蓝欣的神经，她脸颊的肌肉顿时绷紧了，活泼的笑意从水灵灵的双目中迅速隐去。她将手中的笔扔向玻璃台面，任它溜溜地滑

向角落；又拎起面前刚才还在写写划划的稿纸，扫了一眼，随后恨恨地揉成团，丢进了身后的废纸篓。

敏感的老唐，马上察觉到蓝欣的不快，并且意识到了自己的失言，心里嘀咕着：“大小姐的脾气真是说变就变！”脸上却尴尬地笑了笑，和解地道：“天阴下来了，谁知道会飘雨还是飘雪，你早点走吧。”

蓝欣顾自整理桌子上的东西，没听到老唐话似的，任性地不作任何回答，弄得老唐老大没趣。幸亏同办公室的小杜一阵风地闯进来，把厚厚的门帘甩得呼呼响，这才打破了房间里的僵局。小杜哪里知道刚才发生的故事，只管自个儿嚷道：“人事科说啦，社长室皇恩浩荡，除了值班的，都可以提前回家，快快乐乐过大年去吧。”

他手嘴并用，边嚷边从墙角拖出纸板箱，手忙脚乱地整理社里发的年货。一股动物的血腥味顿时弥漫开来，在办公室狭窄的空间游荡，野蛮地侵袭着文人学者白了头发爬出来的稿件，也赶跑了诸如“高新科技与人类未来”那样的抽象思维。精神在物质力量强悍的进逼面前，常常如此束手无策。活杀青鱼和冷冻鸭子混和的怪味，让蓝欣好一阵恶心。

午饭之前，蓝欣接到一个香港长途，是她的那位先生打来的。先生陶南山关切地询问，年夜饭是不是去大哥家吃。蓝欣狡黠地反问：“你呢？香港可是花花世界，大年夜肯定热闹得要死，谁请你啦？”南山苦笑着答：“人生地不熟的，谁会请我这个书呆子吃年夜饭？”蓝欣不放松地逼了一句：“香港中文大学的漂亮女孩子勿要太多喔，她们会忍心让你孤苦零丁过大年夜？”南山着急地道：“你想到哪儿去了！我讲完课就走路，和谁也不啰嗦的。”见他认真发急，蓝欣窃笑着说：“太清高啰！”

你站在讲台上，风流倜傥，口若悬河，还不让她们意乱情迷？跟谁也不啰嗦，很伤人心的哦。”陶南山经不起妻子这般调侃，求饶道：“电话费很贵的，你不要瞎搞啦。反正今天晚上我哪儿也不去，随便吃点什么，清清静静啃我的书，总放心吧？”

直到陶南山匆忙收线，蓝欣还在窃笑不已。先生被蓝欣一搅，光顾了为自己辩护，最后还是没有问清楚蓝欣去哪儿吃年夜饭。他着急地挂断电话，并非有什么秘密怕给蓝欣侦察出来，只是心疼电话费而已。结婚三四年，蓝欣有机会就要逗逗先生，已经变为一种自娱的乐趣，变为一种习惯。陶南山做人十分认真，认真得缺乏幽默感，或者说认真得无暇顾及幽默，喜欢直截了当的思维，是是非非，清清楚楚，和长于跳跃式、发散型思维的蓝欣生活在一个屋顶下，常显得少一点儿默契，少一点儿心照不宣，蓝欣对先生的不满，有时也就来源于此。蓝欣读过一篇讲大脑构造的科普文章，说人的脑子里有一个杏仁核，专管感情的直觉反应，与大脑皮层的理性思维互为补充。读文章时，蓝欣就好笑地想过，陶南山的杏仁核大约发育不良。如果他在电话中反唇相讥，说：“隔开几千里，谁请我上馆子，你瞧不见，你和哪位吃年夜饭，我也不晓得，都省了这番心思如何？”可能会把蓝欣逗急，但也可能让蓝欣更快活。

此刻，蓝欣模糊紊乱的思绪，被同事老唐的一句玩笑话，搅成了一锅又黏又稠的稀饭，心里涌出了说不清道不明的烦乱与不快。

不错，是还没有方向，她不但没想好上哪儿吃年夜饭，而且没想过如何打发长长的春节假期。刚获知先生被邀请到香港讲学时，她非常高兴，因为这是先生难得的发展事业的机会，大学里教师的地位，与能否去海外名牌大学授课密切相

关。同时，潜意识还让她忽然产生了一种奇怪的轻松感。结婚这几年，似乎把自己牢牢捆在狭窄的小窝里。先生是只喜欢读书不喜欢玩的人，陪蓝欣出门的机会屈指可数。蓝欣自己各种各样的社交活动虽然难免，但晚上和朋友玩久了，想到家里有人等，就会心不在焉，败了玩兴。现在先生要出去三个月，似乎被彻底解放了一般，她相当兴奋，甚至有点好奇：我又能回到无拘无束的年代了吗？

然而，真能回到过去吗？蓝欣没有把握。

小杜走得最早，拎着纸板箱出门时，还扭头喊了一句：“过了十二点钟不许睡觉啦，等着我打电话拜年罗！”这句话不知道是冲谁说的，老唐和蓝欣就都没应答。

小杜走后，老唐便有点坐不稳，先在窗口站了片刻，跟着咚咚咚跑下楼，大约去上厕所，待转了个圈回来，又讪讪地说：“社里人都快跑光了，蓝欣，你也早点走吧。”话语说得软软的，颇有些讨好蓝欣的味道。蓝欣晓得，老唐是没话找话，想冲淡方才言语中的不快。蓝欣心里有些不忍，毕竟老唐无意唐突自己，要过年了，多年的老同事，何必存下点疙瘩？自个儿心中烦，干吗向旁人出气？她抬起头微微一笑道：“我没事，你自己早些回家才是，省得嫂子等急了，打电话来骂呢。”老唐一面辩解哪有这样的事，一面开始收拾东西，看样子他真想早走，不知道是怕老婆发威呢，还是怕蓝欣难以捉摸的脾气。

蓝欣离开办公室时，出版社的小楼已经变得静悄悄的，全然没了往日的喧哗。家庭是社会的细胞，逢年过节，四处奔忙的男女老少，都被细胞吸回去了。二楼朝着走道的房间还半开着门，两位编辑先生面对棋盘，无声无息地沉醉在黑白世界

中,享受一番难得的清闲。那全神贯注的着迷样,让蓝欣看了感动:人能忘乎所以地迷上什么,非常不容易,亦是旁人体验不到的幸福。自己最近真是被“高新技术与人类未来”这个选题迷得饭食不香,她自信能搞出点名堂,硬是把资料室里很少有人翻看的一大摞美国《出版周刊》搬到办公室里,仗着从小读过许多科普著作,在这方面还有些知识底子,试图追踪国际上科普出版的最新动向。是啊,如果对什么都缺乏兴趣,人活着可太乏味了。

蓝欣尽量放轻脚步,唯恐吵醒两位飘然物外的棋手。小楼的年龄比蓝欣大多了,据说还是在半个多世纪之前,某大亨建造的藏娇金屋。蓝欣小心翼翼踩着木质梯板,这些上了年纪的家伙仍旧发出咕吱咕吱的响声。寒风从楼梯转弯处破碎的玻璃窗中钻进来,犀利地横冲直撞,嗖嗖掠过扶手下的镂花铁架;底层大厅空荡荡的,光滑冰凉的大理石地面,寂寞地闪着幽暗的光;平时行走如风、忙忙碌碌的男女编辑与川流不息的来访者,这会儿都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寒风从鼻腔钻进蓝欣的心中,让她油然而生人去楼空的凄凉感觉。辞旧迎新的大年夜,竟然产生这种不吉利的感受,实在让人懊恼。

蓝欣穿过宁静的小街,朝出版社对门的小美容院走去。她是那儿的老主顾,和年轻的老板娘非常熟悉,前天就说好的,老板娘等她上门做好“facial”,再结束全年营业,回家过春节。说做“facial”很自然,若翻译成中文,变成做脸就不太中听。蓝欣的中文底子没话说,在出版社的年青人里是出类拔萃的,英文也在上乘之列,若想考托福,即使过不了六百分,也不会往下掉许多;深刻的语言修养,让她能够感受到不同语言的微妙差异。有些话语,同样的意思,用中文讲得体,还是用

英文说适宜,靠说话人的感觉来辨别。早年读托尔斯泰的《战争与和平》,书中俄罗斯的上层人士,喜欢在交谈中插入法语,蓝欣以为仅仅是彼时的一种风尚,后来才想通,其间还有语言的互补因素。再如现在的大学生,说话时喜欢夹进几个英语单词,有的是为了卖弄水准,有的则是习惯成自然,追求语言的准确、生动而已。蓝欣相信,到 21 世纪,老外们谈天时穿插中文词语也将司空见惯。象形的方块字,表达意思的凝练和丰富,是拼音语系难以企及的。比方说,我们的祖宗积累下来成千上万的成语,其复杂的内涵,翻译成西文,四个字要译一长串。老外们之所以还无法享受借用中国成语的乐趣,原因仅仅在于他们普遍地对中文一窍不通。能够生存几千年的语言,必然有自己的优势;体验不同语言的长短,研究它们仿佛难以捉摸的性格,真是很有意思的事情。蓝欣学过日语,还打算学法语,动力也就在此。

结婚三四年了,蓝欣不肯要孩子,不是不喜欢,仅仅是不想要。蓝欣宠侄子甚至超过嫂子,平时见到同事的子女来玩,她逗起来也没个完。偏偏自个儿不愿生,谁在这件事情上劝她,准自讨没趣。女友中结婚数年不结果的是有几个,但那都是在外资企业打工,好不容易挣到个部门经理之类的美差,旁边虎视眈眈的竞争者不在少数,唯恐被人排挤出局,只好压抑做母亲的天性,怀了孕也悄没声儿地做掉,半夜里独自为无法出生的孩子流一片清泪。蓝欣则使人费解,出版社的福利很全面,妇女可享有的权益比其他单位有过之而无不及,何苦撑到三十好几了还不见怀孕呢?为这事,蓝欣与先生的矛盾挺大,母亲和哥嫂唠叨起来也没个完,让蓝欣已经听烦听腻了。今天的年夜饭不知上哪儿去吃,原因大半也就在此。嫂子打

来的电话已有几个，一个劲地说，你先生又不在家，回娘家过年三十吧！蓝欣偏不点头，把嫂子气急了，吓唬她，敢不回家，以后就不理睬她了。对嫂子的盛情，蓝欣既感动又无奈。蓝欣想，大过年的，家里人难免触景生情，认为她又“老”了一岁，母亲一旦再唠叨起生孩子的事情，烦不烦？

若是有了孩子，这会儿，蓝欣还可如此悠闲地往美容院走吗？接过老板娘递上的清茶，靠在美容椅上，轻轻吹开漂在水面的几片绿叶，幽雅的香气缓缓沁入身心时，蓝欣突然回想起一句话，那是先生的好朋友许夫子说的。先生去香港前的聚会上，朋友们自然说了许多祝福的话。当时，不记得是谁提议，要为蓝欣对先生事业的支持干杯。陶南山一听，急忙举起盛满红葡萄酒的高脚杯，十分正经地纠正道：“我们是互相支持，互相支持。”这时候，坐在陶、蓝夫妇对面的许夫子抬起头，眼珠子在玻璃镜片后面转了转，拖长嗓音怪怪地说道：“我们这位嫂夫人，心气很高哩。”当时，蓝欣听了觉得不是滋味，心里不舒服，但是，在那种场面上，既不便争辩，也不便露出愠色，只好讪讪地含糊过去。

自己真的是心气很高吗？这会儿闲着，蓝欣不妨认真思考这个问题。老板娘正为蓝欣熟练地按摩着肩膀，颈后绷紧的肌肉一寸一寸地松开，又痒又酥的快感通过颈椎一直下达尾梢神经。伏案工作的人，颈部肌肉最好经常放松放松。老唐偏爱做颈部的反向运动，坐在椅子上努力将脖子往后仰，正是这个目的。蓝欣靠在椅背上，舒服地闭上双眼，脑子里反复想着许夫子的话，没有把握地询问自己：“我哪里显得心气高了？”

老板娘在她身后忙碌，从按摩变为了轻轻的敲打，准确地

击中蓝欣背部的诸多穴位。美容院里只有蓝欣一位顾客，静得能听清老板娘低微的喘息。她热情而卖力，当然是为了讨好老顾客，为了赚钱。这样的小美容院到处都有，门面小小的，里面则尽量布置得舒适，干干净净的，一尘不染，很懂得讨女人的欢心，尤其是年轻女士们的欢心，让你来过就老惦记着，仿佛上了瘾似的。这家美容院在出版社门前开出后，蓝欣便开始频繁光顾。老唐还挖苦过她：“你够可以的了，红唇皓齿，何必再花那个冤枉钱。”蓝欣当即白他一眼：“女人的事情，你少啰嗦。”老唐不肯罢休，继续道：“女人的美容，是一场注定不能胜利的游戏。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女孩子在长大，花儿朵朵儿，商店里到处是漂亮的新面孔，比得了赛得完吗？”蓝欣见他如此尖刻，也不客气地顶过去，“你们男人间的竞争，更是永远的悲剧。你们想出人头地，跑得气喘吁吁的，见后来者浪潮汹涌，黔驴技穷，剩下的办法不就是用脚去踢去绊吗？”蓝欣和老唐的斗嘴，是办公室中的调料，双方都把它作为磨练机智的工具。逗得火花四溅了，一般是老唐显示绅士风度，首先鸣金收兵，倒是从来不伤和气。

蓝欣从心里喜欢这家美容院，一则近，抬脚就到，不浪费时间；二则老板娘乖巧，对顾客体贴入微，从不多嘴多舌招人嫌。她既然把店开到出版社门口，想必知晓知识分子的脾气，不该开口时就安安静静地干活，不像有些热情过分的长舌妇，让顾客不得安宁。此刻，她见蓝欣微闭双目若有所思，当然不会打搅她，听凭蓝欣在接受按摩的舒适中信马由缰地思考。

凭什么说我心气很高？这个许夫子太武断，若不是顾及先生的面子，蓝欣会像顶撞老唐那样刺他。许夫子是先生朋友中很有本事的一个，这些年来，无论干什么都让人不敢侧目

小看：论做学问，早就有厚厚的两本文史专著问世；说到社会活动能力，报社、电视台乃至大小机关，都能登堂入室，呼朋唤友；赚钱亦不落人后，听说股市汇市邮市都转悠过，牛刀小试，手到擒来，朋友中的传说，真是神了。蓝欣想到这儿，心中竟窃笑起来：“他肯定自认为成功人士。自己心气高，还说旁人？！”这一窃笑，倒把对许夫子的怨气消了许多。记得先生有一回说过，许夫子交了桃花运，一位小他十几岁的报社女记者，相当漂亮精神的女孩子，很深很真地恋着他，也不管许夫子早有妻儿家小，依着他难分难舍。蓝欣想，人说赌场情场难以双双得意，这许夫子还真是特别了。被这样一位角色说一句“心气高”，乍一听或许愤愤不平甚至万分委屈，但过后可能又产生些许得意呢。毕竟这是一个有本事的人作出的价值判断。何况，许多年之前，已经有人讲过意思差不离的话。

将近三十年前的事情，蓝欣能记住的很有限，还是托儿所里的小娃娃么。那时还没闹“文革”，父亲是出版社的名编辑、台柱子，家里的日子过得美美的，父亲回家后的头一件事情，便是把小女儿抱在怀里，边为她剥橘子边讲个童话故事什么的。很久以后，蓝欣从大学拿回学士文凭的时候，父亲离开人世早就二十多个年头了。母亲把文凭捧到父亲的照片前，点上三炷香；在飘忽的青烟里，母亲对着父亲的照片咕噜了许多话。后来，看着蓝欣鞠躬，母亲含泪回忆道：“你父亲总是说你比哥哥还聪明，说小小年纪看得出你心气高，一定要让你读到大学毕业。现在你有出息了，算对得起你父亲，可惜他看不到了。”

蓝欣想到这里，心中不由一阵苦涩：大学毕业，当个编辑，就算出息，就算心气高了吗？